

东亚峰会，关键是让东盟当核心

东亚峰会的成员构成体现东盟平衡外交战略

陆建人：东亚峰会的构想最早由“东亚展望小组”提出。这个专家小组是由韩国前总统金大中在1998年的“10+3”会议上提议建立的，2001年这个小组提出把建立东亚共同体作为东亚合作的一个长远目标，同时建议召开东亚峰会。但当时设想的成员只有东盟和中、日、韩。

现在所以让澳、新和印度这三个东亚区域之外国家进入峰会，有很多原因，一是因为美国对东亚共同体和东亚峰会一直十分冷淡，日本考虑它与美国的关系，坚决要把美国的盟国澳、新拉进来；二是美国的态度，美国表示如果澳、新能够加入就不再反对。三是东盟奉行大国平衡政策，并认为印度是崛起中的亚洲大国，进来也能起到平衡作用。

谷源洋：这次东亚峰会的召开是15年来东亚各国共同努力促进的结果，也是东亚地区时局变化的结果。1990年马哈蒂尔最早提出了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倡议，因其对白种人的排斥而没有成功。第二个背景是从1995年开始，东亚13个国家由于经常开会讨论筹备亚欧会议，而慢慢将这种会议机制化，从而形成了“10+3”的平台。第三个背景是东亚经济合作的拐点，即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第四个背景是1999年日本所倡导的中日韩三国对话，但这次三国领导人会晤因为日本历史问题而推迟了。

王嵎生：东亚峰会的召开是东亚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15年前，当马来西亚提出建立EAEC时，中国是肯定和支持的；美国强烈反对；日本既想利用，又怕得罪美国；韩国也因美国因素望而却步。现在形势大变。首先是1996年亚欧会议的建立，接着是上海合作组织的诞生。其次是近年亚洲同拉美国国家建立了对话机制。更重要的是，东亚地区“10+3”、“10+1”及众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迅速发展。

美国对东亚峰会只能采取“有条件的不反对”态度。美国国务院一位高官曾说，如果东亚峰会的目的是为了架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美国是要反对的。日本深怕在亚洲地位下降，采取积极引导的方针。韩国力图在美国同亚洲主要国家之间发挥均衡作用，采取积极推动态度。东盟一直在推动东亚合作，现在希望有更大的作为。中国采取务实和尊重东盟主导的态度。

东亚峰会搭建了区域合作新平台

陆建人：现在有人对东亚峰会接纳印、澳、新持批评态度，担心中国在里面的作用会被冲淡，我觉得这个担心是多余的。第一，东亚峰会搭建了区域合作的新平台，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机遇。中国虽然已是一个地区大国，但不能只局限于东亚地区合作，应该走向更大的区域合作。第二，这是一种南北型的合作，里面有日、澳、新等发达国家，如果做得好，将来的效益会比现在的东亚区域合作更大。第三，现在很多媒体都喜欢炒作东亚要撇开美国，但事实上东亚任何实质性事务都不可能绕过美国。美国在这个地区有很大的政治、经济、安全和军事利益，我认为东亚峰会现有的结构有利于东亚和美国关系的发展。如果东亚共同体搞得很窄，走得太快，会引起美国的反感。从经济角度来看，东亚也不可能离开美国，因为东亚各国基本上都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最终的出口市场还是美国，要适当考虑美国的合理利益。如果能够把东亚峰会搞好，就能使之成为有效缓冲东亚和美国冲突的机制。

谷源洋：有些西方媒体认为这次峰会可能是象征性意义大于实质性意义。现在外界对会议的议程还没有搞清楚，日本认为应该是一个包括“自由、民主、人权”等在内的综合性的议题，新加坡则认为应该主要讨论自由贸易等议题。

我认为东亚峰会是东亚“10+3”与区域外国家合作的一种机制，现在这种“10+3+X”的模式中的X都是东亚外国家。中国对于东亚峰会的立场已经很清楚：“10+3”应是东亚峰会的主渠道。

王嵎生：东亚峰会是“10+3”合作深化和发展的体现，实际上是“10+3+3”，或者说“13+3”，带有“泛东亚”的性质。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加入东亚峰会是有好处的。首先，这可表明东亚峰会不是排他性的，是开放的，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少美国 and 周边国家的某些疑虑。第二，东亚合作可以有一个更大的活动平台。第三，这3个国家都是有一定声望的重要友好邻邦。它们的加入，将使东亚峰会更具吸引力。

东亚峰会的机遇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这是建立“东亚和谐大家庭”的大好时机。1993年以来，APEC一直在努力营造“大家庭精神”。东亚峰会成员大多数同时也是APEC成员，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地、在更高程度上共同致力于建立“东亚和谐大家庭”。

第二，提供了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可能。现在有人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设想，而且有多种版本。但在我看来，由于东亚的多样性，东亚自由贸易区的目标要比东亚共同体现实得多。

第三，东亚峰会为加强具体领域和项目的合作提供了新的广阔前景，特别是在金融、高科技、人力资源和能源等方面的合作。

政治因素是东亚合作的主要障碍

谷源洋：东亚峰会从筹办至今充满了矛盾。各国（包括东盟内部）对成员问题有很大分歧。尽管在会前、会间及会后都会出现矛盾和摩擦，但首届东亚峰会毕竟是整个东亚区域合作的第一个举措，东亚合作将迈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东亚共同体的启动。但关于是否建立东亚共同体，或者建立什么样的共同体，现在已经有争论了。日本主张在扩大的范围内讨论这个问题，并以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为基础。对此，特别是对日本提出的以东亚安全共同体代替东亚共同体这种带有冷战思维的提法，我们要表明态度。

从长期来看，要建立东亚共同体，我认为至少要克服四个障碍，第一，地理的障碍；第二，历史的障碍；第三，思想的障碍；第四，冷战思维的障碍。现在东亚国家要把想象中的共同体变成现实中的共同体，就必须培养共同体意识，消除相互猜疑、防范的心理。

陆建人：东亚合作面临三大挑战。第一，东亚面临欧洲和美洲两大板块的挤压，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自由贸易区的扩大给东亚造成很大压力，东亚如果不走合作的路子，就不可能成为第三极。第二，东亚经济面临能否长期稳定增长的挑战，因为它对外部市场的倚赖度很高。东亚合作首先要把自由贸易区搞成功，目的在于提高经济的自主性，降低区内投资和贸易成本。但依赖美国市场的状况短期内不可避免。因此，不能忽视美国的立场，不能排斥澳、新。第三，因历史问题而导致的中日关系、韩日关系的恶化是东亚合作在政治上面临的挑战。现在中日韩虽然都支持东盟来主导东亚合作，但离开了东北亚这三国，东亚合作将无从谈起。

谷源洋：还有一个美国和日本是不是搅局的问题。我认为美国还是希望能够参加东亚峰会。至于印、澳、新都希望能够加入东亚峰会，可能是它们想创立东亚合作的游戏规则。所以我怀疑，在这次东亚峰会上，日本会不会以透明度的原则要求美国参加以后的峰会？这就在与会国家内引起争议。

王嵎生：东亚峰会当前最大的干扰，一是冷战思维和争夺东亚领导权的图谋；二是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中的双重标准。亚洲特别是日本有些媒体，突出“中日争夺领导权”和“一山不容二虎”论。实际上，中国一向尊重东盟的主导地位，主张中日“应为良马行，勿为恶虎斗”。中国既未说过、更未做过要争夺领导权的事。倒是日本某些领导人，因“当头”心切，冷战思维严重，自己想做亚洲盟主，硬把这项帽子扣在中国头上。

还有一些媒体说，中国要把美国势力排挤出亚洲；中国为了掌握领导权，反对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加东亚峰会。其实，美国自己心里最清楚，这并不是中国的政策，中国希

望美国在这一地区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都清楚，中国对它们加入东亚峰会不持反对态度。

贸易保护主义是自由贸易的大敌，而自由贸易进程中的双重标准，更是强权政治和强权经济的一种表现，对创建自由贸易区和开展一体化进程极为不利。

陆建人：我补充一下，虽然美国地理上不属于东亚，但由于历史和市场的因素，从与亚洲的紧密联系来讲，美国认为自己是亚洲国家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可以说，它是东亚的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对于东亚峰会的开放性，不必过分担心，因为有东盟在把着大门，要加入东亚峰会，必须先承认《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而美国对这一条约是不屑一顾的，所以东盟的门槛把美国挡在了外面。

东亚合作需要市场和政府的双重推动

陆建人：“10+3”与东亚峰会是两个并行的机制，“10+3”不可能被东亚峰会所取代。第一，东亚峰会刚刚起步，它的目标是什么、机制怎么运行还未定；第二，东亚峰会每三年才开一次，而“10+3”会议一年有许多个，领导人会议下面有14个部长级机制，合作领域已经扩展到18个，这么一套完善的机制不可能被东亚峰会所代替，况且两个机制的成员也不一样。所以我认为东亚峰会是一个新平台，而不是“10+3”的升级。我觉得多一种机制比少一种要好，区域合作的路子越宽越好。

中国一直坚持以“10+3”为主渠道推动东亚合作，中国每年在会上都要提出10到20个倡议。而东亚峰会目前看比较务虚，议题范围很广。东亚合作要走开放之路，不能搞封闭。俄罗斯、巴基斯坦、蒙古等都可以加入东亚峰会，甚至美国愿意的话，也可以加入进来，当然，它要同意东盟的条件才行。

谷源洋：刚才陆教授讲了东亚峰会应该以开放性的原则吸纳更多的国家加入，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关键是我们如何理解地区开放主义，如何理解开放性和排他性的关系。我认为现在区域的排他性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是对成员国的限制，东盟就是东南亚10国，印度早在10年前就提出要加入东盟，东盟就以印度不是东南亚国家为由而给予拒绝。第二，区域性组织的优惠政策只有其成员才能享受，区域外的国家不能享受。我认为这两个排他是合理的排他，是需要坚持的原则。当然，这里牵涉到如何理解地区开放主义的问题，是不是由于坚持地区开放主义，就什么都要开放呢？我认为亚洲地区的经济是需要开放的，但并不意味着区域组织可以让外人加入进来，那么上海合作组织让美国加入进来行不行啊？我看现在还不行。

美国对东亚合作的战略考虑，有几点需要注意：一、推进东亚投资贸易自由化，营造一个对美国开放的市场；二、维护美国在东亚的政治、经济、安全和战略利益；三、保住美国在东亚的主导和支配地位，防止出现可能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国家和集团。我想这三点就是任何不包括美国在内的亚洲或东亚合作实体都不会得到美国支持的理论依据。从美国的战略来看，它既不会支持中国，也不会支持东盟来主导亚洲或东亚区域合作。同样，美国也不会真正支持日本主导的东亚区域合作。当然，最近美国和日本的政策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美国国务院最近有一个文件承认东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组织。日本考虑到自己做盟主困难比较多，也表示同意东盟发挥核心作用。如果各大国都能同意让东盟做核心，那么东亚的合作就不会存在很大的障碍。

陆建人：东亚峰会今后前景如何，取决于它能否取得一些具体的成果，还有这些不同价值观的国家在一起如何相互妥协和协调。至于东亚经济合作能否出现突破，还要看WTO多哈回合的结果，但东亚自由贸易区应该做得比WTO的规定更深。我对东亚区域合作抱乐观的态度，它过去一直是由市场在推动的，东亚地区形成了一种“没有协议的一体化”。市场已为东亚一体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现在再加上政府的积极推动，其前景是光明的。关键是政府之间要协调好。此外，还有中日关系等政治层面的问题。另外就是如何处理好东亚峰会和AP EC、10+3的关系。随着澳、新、印的加入，中国有人担心“10+3”被架空，而美国则担心A

PEC被架空。我看东亚峰会、10+3、APEC各有各的核心，谁都架空不了谁。（《环球时报》，2005-12-12）